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高尔斯华绥

散文选

*Galsworthy
Essays*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高尔斯华绥散文选

(英) J. 高尔斯华绥 著

倪庆飧 译

主 编 郑法清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斯华绥散文选/(英)高尔斯华绥
(Galsworthy, J.)著;倪庆旻译.—3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424—8

I.高... II.①高...②倪... III.散文—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I 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200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61千字

2009年6月第3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7.00元

内 容 提 要

高尔斯华绥是英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

高尔斯华绥的散文题材丰厚，视野宏阔，叙事不拘一格，本书共收入了其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四十九篇。

目 录

人物与风景

菩提树	(3)
勇气	(7)
幽会	(14)
补偿	(18)
役畜	(25)
王	(28)
惜别	(30)
选择	(34)
山冈上的喜鹊	(40)
质量	(45)
进化	(54)
队伍	(59)

伤逝	(64)
打麦	(69)
闪现的微光	(74)
母亲	(78)
孩子	(83)
苍翠的远山	(88)
无声的船	(93)
蹊跷	(95)
两副神情	(106)
仙境	(112)

评论与回忆

西班牙的城堡	(117)
六位小说家的侧影	(133)
又四位小说家的侧影	(153)
《绿厦》代序	(172)
回忆康拉德	(179)
向康拉德致敬	(195)
悼 W. H. 赫德逊	(198)
创作经历回顾	(203)

书 简

致拉·莫屈朗	(209)
1904年5月20日	(209)
1904年6月5日	(209)

1904 年 6 月 19 日	(210)
1904 年 9 月 20 日	(211)
致本地的一位教士	(212)
致 R. H. 邵特尔	(213)
致多萝西·伊斯顿	(214)
致一位未记下姓名的通信者	(215)
致爱德华·加尔奈特	(216)
致彭森比爵士夫人	(218)
致亨利·巴比塞等一批作家	(221)
致玛·雷诺兹	(224)
致肖伯纳	(225)
致琼斯先生	(226)
致肯尼斯·安德鲁斯先生	(228)
致俄亥俄州的路易·S. 威斯先生	(231)
致未记下姓名的通信者	(232)
致纽约的苏肯尼可夫先生	(234)
致纽约的 W. 柯兹连科先生	(235)
译后记	(236)

人物与风景

菩提树

一个六月的下午，我躺在靠近一棵大菩提树的堤岸上。蜜蜂在她修长、下垂的浅褐色花朵间忙碌；轻风吹拂着她所有的树叶，摇动着她的枝芽，把她的香气朝我吹来。我一边观赏她一边思考着古印度的艺术理论——按它的说法——树的外形对画家是无关宏旨的，要紧的是“树”这个概念，只有通过长时间聚精会神的冥思，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而加以表现。有一阵我也试图对她静观思索，看看我是否能穿过她的绿叶扶疏的枝条而透视到她的精神；随后，如同西方人的头脑那样，我的思想不能集中了，一个接着一个地互相追逐，像我周围在青草尖尖的叶子和苜蓿的柔梢间掠过的浅黄色和蓝色的蝴蝶。

远处有几头红褐色的牛，它们也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再远处则是一抹荒原，山坡上有一堆石头，仿佛一个人的轮廓。但马上我的视线又转回菩提树。这时她波动不宁，风进入她的内心，她的感情一阵突然的起伏使人不禁对她注目。你看到那是蜜蜂成群飞来时表露的激情——一阵强烈的嗡嗡有声的旋动，好像她忽然由于活力和爱情而疯狂。不过很快这阵波动消失了；她又成为一棵芳香、优雅、绰约迷人的树。

“啊！”我想道，“什么时候你愿意对我打开你的灵魂

呢？当你是清凉芬芳，如现在这样，富有淡淡的魅力的时候，还是当你在风的怀抱中显得那么强劲活跃的时候，你才是那棵‘本质的树’呢？什么时候我才会看到你的精神呢？”

我的思绪再度游离。这一次它们不像蝴蝶那样飞逐，而是懒洋洋地飘游，如同黑色的熊蜂在生地黄与紫色的野豌豆间浮动。慢慢地菩提树的香气似乎在周围聚集起来，封闭了我的感官，拿走了飞翔的沉思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头拽得更低更低，垂向草丛。那不可思议的冥蒙的状态——半睡半醒——这是生命中最甜美的时刻，这时你仍旧感到世界在你身边，可是由于梦幻的来临像月色那样朦胧，把我围裹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情状里。

蓦然间我看见靠近我——可是又被一道无形的空间隔开来，她又轻柔又清凉地接触我的脸庞和手——躺着一个女人，琥珀色的长发垂在她胸前，垂在密密地生长在她周围的浅黄色的花上，有如水仙花一般。她的手指抓住一只大黑蜂靠近她的脖颈。她的身体，虽然差不多被那些高高的笔挺的鲜花所掩，显得是非常可爱的；但是她的面容才是这么奇妙甜美。她的脸蛋是个完美的椭圆形，那么温柔可亲，使你为之心跳。嘴唇带着淡淡的微笑，在弯弯的纤巧的眉毛下，她的眼睛看着我，这样光滑柔和，乌黑，露水般晶莹的眼睛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她四周无数最淡的粉红色与浅褐色花瓣纷纷飘落；但她的眼神不断悄悄地从落花间对着我注视。在她的一个嘴角有一个小小的褶皱或酒涡，仿佛一个孩子唇上可能带有的，如果有人跟她为难；她的一只耳朵紧靠着一株大毛茛花，被它的色彩所染，看上去像一个金色的贝壳。花瓣在飘落时为她的呼吸所吹拂，

她吐出的气息仿佛我能看到，那是银色的，充满奇异的轻柔的音乐。

她的眼睛由于爱情而闪耀，我试图起身向她走去。可是我不能够；每次我失败时它们就呈露出那样的悲哀使我几乎要喊出来。然而不顾这种哀怨的神情，她的嘴唇继续保持微笑，她的身体整个在高高的、浅黄的、水仙般的鲜花中颤抖。那只抓住黑蜂靠近脖颈的手从未停止用一个指头敲打它，那只手指是这么苍白、修长、柔软，仿佛一道月光。

我想：“她应该为男人所爱，那种爱情是男人从未向女人奉献过的！我终生寻觅的爱人就是她！”因为照我看来就是这样。

可是我越想起身朝她走过去我越是不能够。我觉得，只要我到达她身边，我纯粹会由于这一快乐而昏迷，再也不会复苏和恢复理性；即使如此，也是我所热烈渴望的。

在我这样观看和想望时，一只尾巴狭长的鸟儿，有点像杜鹃，疾飞下来，栖止在她赤裸的臂弯上，用它光亮的圆圆的眼睛盯着她的面孔看，好像要穿透进去。于是在我的内心一下产生强烈的妒忌，因为它靠她那么近而我却那么远。通过她色如珍珠的裸露的手臂，那轻轻的颤动似乎在爱抚这只小鸟，犹如她的月光般的手指爱抚那只接近她脖颈的蜜蜂。我看得很清楚，这两只小生物，这么贴近她的心房，是幸福的；我心中的妒忌越来越强，直到使我全力扑向她；但在我们之间那个一无所有的空间抗拒着我，我由于精疲力竭而后退。

接着我看到她举起爱抚蜜蜂的那只手指，她把它对自己弯曲，同时向我顾盼；在她的嘴唇上呈露出一切微笑中

最甜美的最奇异的微笑。看到她的微笑我于是拼命跟那冰凉光滑的一无所有的空间挣扎，与此同时我看到她哆嗦，扭动，好像她也想朝我走过来。她的胸脯起伏，她的眼睛变得更深沉，更漆黑；它们充满闪光的泪水，似乎在恳求我。我试图对她呼喊，“我来了！”但是这些话被那冰凉光滑的空间压回我的嘴唇内，渐渐我看到她的眼睛变得哀伤而暗淡无神，她的肢体停止颤抖。于是使出我从没想到会有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对付那无形的触摸不着的障碍，我一点一点地向前爬行；当我越来越靠近她时，我看到她的眼睛又有了生气，开始发出温暖可爱的光焰，好像阳光穿过浅紫红色的蜂蜜或燃烧的醇酒；颤动穿过她的肢体，她一头卷发朝我飘过来，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爱恋。那只硕大的黑蜂也离开了她的脖颈，平稳地飞翔在离它不到一寸的距离之内，从它的双翼发出最轻微的只能想象得到的嗡嗡声；甚至那只在她手臂上的鸟儿，毫不畏惧地，把它的头对着我抬起又低下，用它乌黑柔和的眼睛死盯住我的面孔，仿佛知道这是我胜利的时刻。我向她伸出我的臂膀，在触及她时，她笑了。人听到过的声音再没有比那笑声更温柔的。她的头发扭到我的嘴唇；一股幽香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沉入一片美妙的黑暗，丧失对一切的感觉，好像我已被淹没……

一朵被蜜蜂和风碰落的菩提树花飘过我的嘴唇；它的馨香透进我的鼻孔。在我面前什么也没有，除开田野和荒原，近旁，是菩提树。我对她观望。她似乎离我遥远，冷若冰霜地美，她披着苍翠的花枝招展的盛装，庄重而拘谨，但不管这些，我知道在我的梦境里我看到并接触到她的灵魂。

勇气

那时候我生活贫困（费尔南德说），不是那种没正餐吃的贫困，而是早餐，中餐，正餐全吃不上，靠面包和烟草活着。我住在西敏寺大街上一家四便士一天供床位不供伙食的公寓里。一间房三张，五张，七张床，如果你按期付租金，你就能保持你的床位；不然，他们把床位租给别人，他必然会给你留下一个警告。那不是外国人住的地区，几乎全是英国人，醉鬼。他们当中有四分之三不吃饭——没法吃；他们吃不下固体食物。没完没了喝呀喝。他们不值得你花钱救济——车夫呀，报贩呀，卖花边的小贩呀，还有所谓三明治人^①；大部分都不可救药。你能指望什么呢？他们凑合着混下去；没有时间精力考虑别的事情。他们回来倒头便睡——就甭提那个沉啦！不，他们从来不吃别的——就一小块面包；剩下光喝酒。

经常来公寓的有一个小个子法国人，生就一张毛茛花似的黄脸；年纪也不大，三十上下。但他的生活可艰苦啦——假如生活轻松是没人上这些公寓来借住的，特别是法国人；法国人不爱离乡背井呀。他替我们修脸——收费一

^① 被人雇用身体前后挂着广告牌走街串巷的人。

便士；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意无意忘了付钱，总之，大约修三个人得一便士。他到别的公寓去找活干——靠这维持生活——他在隔壁开了一家店铺，但从来什么也不卖。瞧他是怎么搞的！他也去过你们办的一个慈善机构；这也没什么好处，修十个人才付一便士。他经常活动着像小黄棍子似的累得不行的手指对我说：“呸，我是个奴隶哟！朋友，挣一个便士得付出四个便士。得到什么好处呢？你得补充营养才能有力气修十个人挣一个便士呀。”他像一只蚂蚁，在他的小小的洞穴里不断来回转悠，没有任何机会，只不过为了活命；他老想存够钱回法国去，在那儿成家立业。我们彼此相投，除开一个曾经当过演员的三明治人，事实上他是整个拥挤的公寓里唯一有头脑的人，唯一的，要是他没喝醉是挺聪明的。他喜欢娱乐消遣，爱上音乐厅——每年至少去两次，老是谈论它。他不大懂，这不假——没钱搞那玩意儿，但他的意图是好的。他习惯让我等到最后，然后慢慢替我修脸。

“这让我有个机会休息，”他常说。“对我也是娱乐，因为我养成了几天不张嘴说话的习惯。你难得碰上一个人跟他有话可谈；别的人光笑你；在他们眼里你似乎是个傻子，一个怪人，该关在笼子里或把你的腿绑起来。”

“不错，”这小法国人每每说，“我开头来这儿时想我会很快回去，可现在说不准了。我丢掉了幻想。钱是有翅膀的，但它不朝我飞。相信我，朋友，我替人修脸是全心全意投入的。他们有多不幸啊，那些可怜虫；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啊！喝！你说。是啊，那是救他们——他们可以从喝酒得到一点快乐。不幸，我没那个体质——瞧。”于是他给我看哪里不行。“你也是，伙计，你似乎也不走运；但是

你年轻啊。噢，对了，人必须做哲学家——但是想想在这种天气下是什么滋味呢，尤其假如你是南欧人！”

我修完脸马上要走，尤其是我没有什么可留下作抵押的时候，他倒拿钱给我——在公寓里是不兴借钱给人的，要是你拿出去就算白给；倘若没再加上抢劫那算走运。那儿有的家伙守着看有没有新鞋或好大衣，他们不睡觉，只等别人一睡着马上偷了逃走。人穷志短呀——那需要一个铁人而这些人都是稻草做的。但是关于英国的下等人，有一件事我得说说——他们不残忍杀人，法国和意大利下等人喜欢那样。

后来我找到在一条轮船上当救火员的工作，漫游一圈，六个月后又回来了。回来的头一个早晨就看到这个法国人。那天轮到修脸，他比以往更像一只蚂蚁，手脚不停地干活；脸色更黄一些，或许皱纹更多。

“噢！”他用法语招呼我，“你到底——回来了。我知道你会回来的。等一下，让我干完手下这位的活吧——我有好多话要谈。”

我们走进厨房，那是一间地面铺石头的大屋子，放着饭桌——我们坐在火旁。时间是一月天，但不管冬夏，厨房里总是生着火。

“哦！”他说，“你不走了？背时？呃！耐心嘛！在你这个年纪多几天工夫不会要你的命。好大的雾呀，也真是！你瞧，我还在这儿，但我的伙伴，皮贡，死了。你记得他的——那黑头发大个子，在街那头开店的。和蔼可亲的家伙，跟我是好朋友，结了婚。他老婆是个不错的女人——有点胖，既然有了孩子那是自然，但家庭出身正派。他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而死。等一等；我跟你详细谈……

“你走后不久，十月里一个好天，我刚刚把这儿的活干完，在店里喝咖啡，想起可怜的皮贡——刚去世三天——梆，有谁敲门，敢情是皮贡太太！非常镇静——家庭出身正派的女人，教养好，长得也好——不错的女人。但是脸色苍白，眼睛这么红，可怜的人儿哪。

“‘喔，太太，’我问他，‘我能为你帮什么忙呢？’

“这个皮贡似乎死后破产了；他店里一分钱也没有。他刚进土两天，法警已进了家门。

“‘啊，先生，’她对我说，‘我怎么办呢？’

“‘想想办法吧，太太！’我拿起帽子跟她一块儿回店。

“一副乱糟糟的场面！两名法警，还不如去修脸好，坐在店里的脸盆前；到处，我的天，到处是孩子！得！得！一个十岁的小女孩，非常像她妈妈，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还有一个除开一件妈妈的外衣什么也没穿；另外两个——非常小，在地板上爬滚；那闹声就甭提了！全在哭，除开那小女孩，几乎要把他们自己扯裂成两半。法警似乎束手无策。足以让你哭出来！七个！有的还相当小！可怜的皮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

“法警态度挺好。

“‘好啦，’个子大些的那个说，‘给你二十四小时想办法借钱，我的伙伴可以在店里住下——我们不想逼得你无路可走！’

“我帮皮贡太太哄着孩子。

“‘假如我有钱，’我说，‘一定借你还债，太太。——每个出身正派的人都有人心；但是我没钱。想想你有没有能帮你的朋友呢？’

“‘先生，’她回答，‘一个也没有。难道我有时间交朋